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

卷一至九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
卷一至九

九四一三
頁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13
冊數	2 (1)
函號	298 257

298-25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小序

嘗觀孔門問答如魯論所載語簡而旨
遠因人設教隨事指南無非成德達材
至意嗣後聖遠言湮橫議無忌憚抱孟
氏之懼者厥寥寥哉宋儒輩出遠溯洙
泗源流使聖道燦然如日月麗天江河
行地人心世教復賴以不墜如孔孟之
時而周程張朱五大儒或啓於先或承

於後以符聚奎之祥其間若朱夫子則
集大成者也故其語錄之在及門者尤
多顧詳略不同款列亦異最後記者五
十餘家魯魚亥豕互有牴牾余家所藏
宋板有葉君雲叟集語錄格言二冊迺
實齋王君遂爲之序其言曰葉君弱冠
由括蒼徙考亭時文公已卒從三山黃
公勉齋學初李君貫之集朱門弟子所

記刊於池陽是時學禁方開抄錄未備
李君蜀人未嘗登文公之門亦以質之
勉齋而鶴山魏公別以黃子洪所錄爲
定號語類爲勉齋者不嫌於略爲雲叟
者不嫌乎詳此序書於淳祐甲辰然則
文公語錄之次第可槩見矣萬曆癸巳
余避暑於邑之顏公山兼修宗譜弭攜
是錄以行蓋朱子爲吾鄉先哲而身心

要務不可一日闕者因重復展開猶慮
遺忘取其尤要者依類手抄一冊每類
後僭爲之述警心繹詞潛玩獨注庶幾
乎愚者之一得云耳其後數卷彼時以
天寒出山今乞休齋居得補錄幸矣噫
筌以爲魚也蹄以爲兔也言以爲行也
不行則侈於筌蹄而不期於魚兔雖語
錄之輯奚裨焉此聖門言行相顧之遺

訓昭如也吾老矣深有望於後之志學
者錄之原本卽堂長葉君士龍字雲叟
編次撮要分類殊便互觀初爲卷凡十
有九末卷言戰陳事殿講進齋徐公更
爲題曰語錄類要內省去第十九卷蓋
不欲使學者驟言兵也今爲卷凡十有
八爲條凡四十有五

萬曆丁未登高日新安後學范涑原易

書

今天下學風亦休鬯矣挾微殫與詎之
其人然而獵進取祗工帖括競標尚專
事玄虛近裏著已之謂何乃哆口階梯
堂室也宋當奎聚大儒有五而惟朱子
集其成我

太祖以其言頒學官為天下式

今上又以天下之出入其言者繩而正之
至崇重矣究其言極洪浩而惟諸弟子

所紀錄者為特詳語錄詮次亦多家而
似雲叟格言二冊綜其要家君林棲暇
日繙閱其尤要者手各為述一嚮九鼎
在咀其精萬谷叢花貴啜其實噫知理
所以窮則烏得獨尊靜寂思敬所由主
則胡可妄詆支離朱陸之辨匪自今矣
述有曰管猶儒言而墨行今則釋行而
亦釋言蓋有深恫也夫又曰讀一字則
行一字讀一句則行一句果爾凡讀皆

是語也不則語在安事讀也半部可以
治天下三百雖多亦奚為朱子非以虛
語瀆後人後人可以虛語讀朱子也則
家君述之之意也今天下所少者語也
乎哉有先於語者耳

仲子榘謹跋

刻文公語錄類要述引

吾鄉文公紫陽朱夫子為乾坤間氣挺
生宋代上溯洙泗道脉源流以迄濂洛
集羣聖之統緒而為一大成其繼往開
來之功業與霄壤同敎信不誣也傳註
經書奉

敕頒行四海學官者有成憲矣其語類一
書世傳刊本種：如池刊語錄四十三

卷饒刊續錄四十六卷又後錄二十六
卷建寧刊別錄二十卷蜀本語類百四
十卷吾徽續類四十卷最後有語類大
全百四十卷備矣大都皆其及門多士
私記問答之言猶孔門之論語也第其
書表浩繁人得而聞之不盡得而購之
陛不肖從游晞陽范先生之門嚴侍最
久日見其修己治人躬行實踐一軌於

中庸朝野傾信學者咸願登龍經官之
地諄以名理倡率諸生誘掖後進儼
以斯道自任其於功名勢利之際汨如
也曩刻二程類語白沙文編薛文清要
語蔡虛齋密箴格言彙編理學養蒙詩
諸書盛行於世皆陶鎔性靈近裏著已
工夫得之者受益無量又復手錄文公
語類要一冊自為序凡十八卷每卷總

括其義述於後以發文公所未發之意
語簡而理明類約而事備讀之了然胸
次不煩細繹常置案頭陸亦抄錄副本
服膺弗忘友人子德甫憲先甫益雨甫
于采甫素稱博洽好脩士也一日造予
見之恚然乃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今
子得此而秘之無乃與古人相刺謬乎
盍梓以公同志俾世知范先生特述文

公論議理道均同嘉惠後學之心掩映
後先詎非盛事歟於是各捐貲請屬削
刷既成復謂予不可無一言以引其端
予不敏安能贅詞竊惟道傳千載理散
萬殊當宋之季論議紛紛邪說橫出不
有紫陽夫子整頓學術維持世教語存
於今日將使後世之人不至於冥行者
幾希輓近學士厭常喜新務剽虛無窳

滅之教崇莊列荒唐之說以性理綱鑑
為末務謂紫陽傳註為頭巾不足以聳
觀聽無端詆訾甚至刪削四書之註令
童子之師訓詁置而不誦尤可恠也不
知詞源理窟皆本於此循之為理致舍
是為叛經世道幾於一壞賴有
明詔迭頒行令焚燬一切邪說首嚴刪註
之禁凡與朱註相發明羽翼經傳者方

許刊行是舉也匪獨為吾紫陽夫子之
學幸寔為世道人心一大幸也故吾范
師懼夫世道江河孳々汲々闡明朱學
類述是編使家傳戶誦合四海章縫學
聖賢之道者皆得以持循則此編一
出豈徒同里之人士咸知宗紫陽追孔
孟之學而已哉
萬曆歲在壬子春王正月丙申新安休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目錄
寧後學詹光陞謹識

古歛黃應潮刻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目錄

卷一

太極 命

卷二

心 性 心性情 氣

卷三

總論四端 仁

卷四

義 仁義 禮 智 敬義 敬

卷五

誠道 忠恕 忠信附

卷六

陰陽造化 風雨日星等附 五行氣運 律曆

天文地理

卷七

鬼神

卷八

古今人物

卷九

君道 禮制

卷十

祭禮 婚禮 冠禮附 喪葬 官制 財賦附

卷十一

古今事類

卷十二

政術

卷十三

科舉 刑法 處變 儀刑 警戒 鑒誠附 出處

卷十四

學術

卷十五

持養

為學工夫

卷十六

論經傳子史古今文

卷十七

讀書法

卷十八

議論

疑難

字訓義

名物附

論異端

止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一

新安後學范

涑原易父輯述

後學詹光陞孝甫

後學汪高科子德

後學陳肇文憲先

後學孫時化孟雨

後學孫時亮于采校梓

太極

文公曰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

又曰太極以理言之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不可謂之無

或問太極而有動靜是靜先而動後否文公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譬諸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

又曰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文公曰雖是如此然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又問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

有一物所具之理

動而生陽不是動後方始生陽蓋纔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動之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有動所謂動靜無始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兩箇看是分陰分陽一箇看只是箇消長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總是一箇理這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一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

朱子語類卷一
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

述愚按天地間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理氣原是合一的若謂有分有合便是兩物矣要看得活一氣而又有陰陽者自氣之消息屈伸而分言之耳亦非有二也故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文公於乾卦本義亦曰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語意自備

命

或問遺書論命處註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文公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若立巖墻之下萬一覆壓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陳淳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問命不足道也文公曰到無可奈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二句爲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焉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

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述天命之性與死生有命之命同乎異乎孰先乎孰後乎文公嘗答或問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惟聖人五十時能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却是死生壽夭貧賤富貴的命如何愚謂天之生人氣具卽理凝氣有清濁卽有厚薄皆由陰陽五行而出者有清濁厚薄卽有壽夭貧富貴賤之不齊是性與死生等件皆一時付與安有先後繼善之初則同成

性之後則異莫非命也謂聖人君子知之有淺深則可謂有二命則不可故星命家便以五行推筭人吉凶相術便以清濁厚薄之體質斷人禍福亦皆有理故其說至今不廢但理氣千變萬化就一端窺測去如何盡得是以雖有神妙星相亦有差錯處正爲此耳然以吉凶禍福論者自是常人事若聖賢則只以理爲吉凶禍福如文王之羨里比干之剖心與凡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所謂惠迪之吉反是偷生苟免衆人之所謂吉聖賢之所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謂凶也壽夭貧富貴賤之類皆以順受爲正
是故聖人盡性以至命君子修身以立命命
自我立何凶非吉何禍非福方是率性之學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二

心

文公謂人心道心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
辨爾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不
好使人去之今只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言
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爲所雜也此言亦自是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
不可有一毫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
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
箇界限節制湊著那天然恰好處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一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須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遇事接物皆然截斷二字最緊要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

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文公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求則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爲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欲常常惺覺莫令放失爾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麓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處猶是心麓一息不存即爲麓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

存涵養無須與無毫髮間斷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心寬平便大不要先有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

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差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張處便持著

心之官則思須是去思方得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緊要下云先立乎其大者此卽思也心元有思須是自主張起來

人只道是不應事接物方存得此心不知聖人教人多是於動處說如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正是於視聽言動處理會若只是要靜將心頓在黑淬淬地此却是佛家之說

張仁叟來說書多是捏合來說都不詳密文公因令自去檢點一日間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康靖公以黑白豆投甕中記善惡念之起善念起則投白豆惡念起則投黑豆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已而白豆多黑豆少久之則白

豆亦少矣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或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文公曰然曰思與敬何如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把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煞有力

或問存心文公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如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

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云學問求其放心四端擴而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

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允執厥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句了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的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不失其本心

心之知覺迺是邪氣之虛靈底又曰心者氣之精爽
又曰惟心無對又曰心是具情性者

述愚按萬古道學之宗只是虞廷授受四句
今之言人心道心精一等語多成橫議須反
之吾身體驗日久方有著落大抵道心卽具
人心之中七情皆人心所發惟中節卽道心
所發同行而異情者人心人也道心人而天
也奸盜詐僞惑世誣民孰非此心之所爲乎
皆任心之過也于天遠矣善乎程子之言曰
吾儒本天釋氏本心

性

人性雖同氣稟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
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
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
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火水亦然惟陰陽合
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

伊川先生說話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
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呂氏言中卽性也文公曰中是虛字所以狀性之體
段與性卽理也不同意是實字

問近思錄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往往人都錯
看了纔說性便已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
質中便熏染得不好了雖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
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今人却言有本性有氣
質之性此大害理

學者問孟子有性焉有命焉一段文公甚喜以謂某
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
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
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滿道
心欲其無不及也

述愚按文公論性每推尊程子以爲氣質之
說極有功於聖門又謂韓退之原性說得自
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孟子說性善但說
得本原處下面亦不曾說氣質所以亦費分
疏荀子只見氣之不好而不知理之皆善楊
子許多思量安排見有不善之人又自有好
人故說道善惡混溫公便主張楊子而非孟
子惟程子發明出來可謂盡矣其推尊每如
此然要而論之心有善惡性無不善文公已
有成言又以性卽理也一語爲萬世說性之

根基又答近思錄之問明言人性本善謂有
氣質之性爲大害理則文公之論性可知矣
謂性外有氣質不同則可謂有氣質之性則
不可故以利爲本以情爲徵孟子自是詳悉
性相近習相遠孔子自有宗旨不必如諸說
之紛紛也

心性情

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邵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
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
極有理

或問喜怒哀懼愛惡慾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
怒自羞惡發如喜愛慾都自惻隱發文公曰哀懼
也只是惻隱發蓋懼亦是牀惕之甚者但七情不
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文公曰大抵都生於心性字從
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
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

意也與情相近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
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
意便有潛竊意思

欲是情發出來的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
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仁之
欲好底欲之不好底滅却天理如波濤翻浪壅決
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底
從性中流出來者原無不好也

或問孟子未嘗以才爲不善伊川却云才有善有不
善何如文公曰孟子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
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
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如惻隱羞惡是心也
能惻隱羞惡是才也至伊川謂才却是指氣質之

性所以云有善有不善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
不著箇氣質說如何說得通韓愈論性比之荀楊
儘好將性分三品亦是分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
字耳

問七情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文公曰也
是如此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
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
深分屬五行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
哀與懼亦屬水

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

之妙用是盡心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

述愚按性情皆統於心性以所存言情以所發言心貫動靜性合內外必盡性方可言盡心性不易盡而漫言盡心者自欺耳意也志也念也欲也皆心之所動隨事之所感而別其名皆類乎情者也但意志念欲各有善惡之不同善則故之利者不善則故之失其利者性隱而不可言故孟子每言情利與不利之間即幾也周子曰幾善惡君子必慎其獨

者以此

氣

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而擅有之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在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便自有美有惡又曰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迺氣之本體如此

勉齋曰神是氣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葉味道曰

既是要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文公曰神即是心之
至妙處察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
妙處到得氣又是籠了精又籠形又籠至於說魂
說魄皆是說到籠處

夜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如日間目視
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
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這裏如水之流夜
間則閒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
又放乾了

問且晝不牯亡則是養得這氣清明否文公曰不是
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
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多則仁義
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微矣

述理與氣原不相離氣存則理存氣散則理
散氣清則理隨而明氣濁則理隨而昏養氣
卽所以養理存理卽所以存氣非有二也如
天地之晝晦草木之夭折禽獸之毒噬夷狄
之亂華分明是惡氣所爲理又在何處去了
若謂此等只憑氣橫行理管他不得則是理
自理氣自氣果有兩物矣然氣有善惡而理

無善惡安得隨氣如此蓋理有常有變氣失其常則理亦失其常但非其本然之理也且如天地之間乾健坤順天施地生其本來只是正氣養得其正皆和氣矣若失其正則有乖氣然亦非其本然之氣也理雖變而常者自在其中氣雖乖而和者自在其中是以君子終日乾乾脩身理性以反其天真而範圍曲成知明處當使人性物性皆以至誠盡之良有見於理氣合一惟管攝無間使之不失其常焉耳

卷之二終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三

總論四端

文公曰仁義禮智四端日間時時發動人自不擴充耳又曰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有不正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惻隱之心如苟且無恥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如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遜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

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之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

葉味道問孟子四端何以知爲後曰仁禮義都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真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到冬依舊都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又曰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心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人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

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爲不得又曰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王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

黃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先生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

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
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
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
地之仁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特
亡未嘗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又
曰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
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
惡恭敬是非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
只看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
來長箇甚麼秋來把甚麼收冬時又把甚麼藏又曰
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
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自然
能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收斂時自
然能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
之所以能包四者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
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後極熱時便是禮到熟
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
如一日之間蚤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

便是禮晚間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已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是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又曰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

萬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如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文公曰說得是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曰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

述四端只是一理所云有總統有迭爲賓主有大界限皆只就其中逐件分析使人明白有分曉耳大意只重在知皆擴而充之一句惟著實擴充工夫到日其分析各段俱默識無俟言矣

仁

文公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收放心若能如此道理須在這裏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又曰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余正叔曰無私欲是仁曰謂無私欲後是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欲然後仁如無壅塞而後水方行學者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否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

葉味道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才有一分私意便闕了他一分文公曰只是滿這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觸着便是這物事出來大感則

朱子語類 卷三
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血也出也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痲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他私意隔了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竝看公只是無私才無私這仁便流行如去其壅塞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的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行仁亦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才克去已私做底便自仁顏子所受於孔子只是克已復禮爲仁

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煞不同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爲仁則是以智爲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把做仁不得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三者

問恕仁之施愛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是分
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
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

問橫渠說虛者仁之原如何文公曰虛只是無欲故
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
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
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

文公說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仁
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
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則生意
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
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
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曰
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
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便可爲仁如克己復禮亦
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極處
皆是仁

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爲仁文公曰存

得心之本體又曰仁非愛他却能愛愛非仁愛之
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仁是箇溫柔和軟底物事老子說柔軟者生之徒堅
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得物事
出藹乎若春陽之溫泛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
仁底意思

以生說仁生自是上面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
我而今須自體認得

述仁之道大夫子罕言之然聖門終日所求
者惟仁也觀夫子於諸賢許其從政許其治

賦爲宰治賓客獨不許其爲仁於時之賢大
夫許其忠許其清亦不許其爲仁則求仁似
覺甚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
似得甚易何也善乎孟氏之言曰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卽從政治賦忠
清等又豈仁道之外別有許多物事但這些
物事不足以盡仁學者各從其所入一切無
私便能渾然天理仁之道復全於我矣一念
合仁易全體合仁難非全體不足言仁也細
玩文公語意自見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四

義

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後來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宜者則在內也
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利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頻頻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學者問舍生取義生人心義道心乎文公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或又曰利者義之和依舊無對曰正是如此

不可執定當隨他理去理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文公謂至哉言也可謂拓前聖所未發

述觀文公與南軒義利之辨今之學者此關

殊未打破於此處不著力不知所學甚底此處一毫差了其餘都不濟事嘗思古人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惟樂堯舜之道一切無所為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方是體得此義字

仁義

仁體剛而用柔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體柔而用剛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惟義可以主財

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

仁義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于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

仁禮爲陽義知爲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不知正不如此又曰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知仁義猶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非此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乾坤或幾乎毀矣是仁義又陰陽剛柔所依以立者中庸言位育而本之中和

中便是仁底意和便是義底意和本于中便是義本于仁底意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禮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則只是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天欲則是天理

克己則禮自復非克己外别有復禮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序因其序而予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

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而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這箇叙便予他這箇自然之秩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於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述大禮與天地同和至禮不讓而天下治此

以禮之極致而言然張子教人以禮爲入門
蓋其節文儀則皆天理散見習之可以約束
形骸堅定德性故學者以此而始亦以此而
終

智

智字自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識便
是識察得這箇物事好惡

勉齋曰五常中說知有兩樣就知識處看用着知識
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爲是爲非者亦知也一屬
理一屬情文公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

述常謂吾性有知則當有致知工夫然觀四
端內云智又能藏仁義禮子貢稱夫子曰學
不厭智也中庸又曰成物知也易曰貞者事
之幹也蓋智兼天地人物何者不包羅何者
不察識智無盡工夫亦無盡安得淺淺看知
此則語錄云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
作用乎數語意或未盡或記錄有關悞更詳
之

敬義

文公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

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敬義不是兩事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又曰二者相濟則無失若欲斷合謂義自敬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行則右止右行則左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一事又曰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

眼見物便是義

敬有死底有活底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文公嘗謂輔廣曰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乍做工夫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須是自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去行如今說得儘多不曾就身上做只恁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述敬義夾持方是聖門的派後之信心而遺事徇外而失內皆是一偏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敬

文公問學者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于一而無

有他適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胸次湛然清明若只塊然獨守箇敬却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別得箇是非去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却慎獨如此則私意不能爲吾害矣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亦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敬字教人只就此做去庶幾執捉得定有下手處要之皆須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此事甚易只提醒莫令昏昧二三日便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克

念與罔念之間耳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之則有向成之期

沈莊仲問恭敬二字謂恭在外工夫稍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分淺深恭敬猶忠信兩字學者曰恭卽是敬之發見文公默然良久曰本領須在敬字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得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

問大學或問舉伊川謝氏尹氏之敬曰主一無適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此心收斂不容一物曰亦只是主一無適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便是敬常惺惺也便是敬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便見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

敬只是常惺惺法所謂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靜不是睡著了

敬是戒謹恐懼意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若有事

朱子語類卷之四
時則此心即專在事上無事即此心湛然又曰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初時須著如此到得工夫到時自然不縱放矣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爲首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斂自己精神專一在此或曰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註解要之事無小大當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

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楊至之問脩己以敬章程氏如何說祀天饗帝先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淫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

敬是箇扶人的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邪侈放僻意自退聽

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
敬是一箇瑩徹底物事今人却塊坐了將次昏昏
要須提撕著提撕便敬昏昏便是肆肆便不敬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問如何謂靜有物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有物
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不克己則非禮而視
聽言動安得爲敬學者問敬則無己可克曰告顏
子底體用全顏子如將百萬之衆而操縱在我仲
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

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
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緝熙敬止之類也顏子
克己如紅爐一點雪

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
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
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
矩也

文公因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因整容再
誦之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

朱子語類卷之五
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
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學者問齋戒只是敬否曰
也是敬但齋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
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述先賢多教人靜坐程子只教人以敬敬則
無病靜或流爲禪幾之相去天淵矣今之學
者尤不可不審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五

誠

文公因論誠意曰過得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
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盡是義理

而今學者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脩養亦皆是專
一方有功脩養家無底物事想成有釋氏有底想
成無只是專一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
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
是誠若只做得三兩分說道今且漫恁地做恁地

也得不能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曰每常只泛看過仔細思量極
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爲誠也
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
則不可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問誠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爲之
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
信

述誠與敬雖不同而敬乃所以進於誠者也
誠與信雖有別能信之至則無不誠矣誠意

之功在於慎獨能慎獨始可言敬始可言信
道

清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言虛只說得一
邊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辦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
一箇公共底道理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
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能恁地又
曰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便將
道做一箇空無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

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
卽是全得此道于已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更如
何是道

問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
理不可便以道爲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
言此理勉齋曰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
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之謂道是指用言曰
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勉齋曰只
是德亦兼體用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

德文公曰正是理惟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
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
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
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
故又云君子慎動

問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文公曰不然桀紂亦
會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是認欲爲
理也程子曰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
便是廢天職須看他著些私吝心五字

某舊日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

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
理會不得道亦無玄無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
夫去理會便自見得

文公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
卽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
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
奏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是指出教人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指出矣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
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
文便是道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文
與道爲二矣

述今之言道者多端大都認欲爲理所以每
流於禪而所稱善教者又每每只說大頭腦
使人無入門下手處皆道之蔽也經書之言
道者多矣程子專摘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二語爲最善此意當深體
味之自見孔子曰下學而上達聖人示人之
求道也如此

忠恕

附 忠信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或人云忠是無私已恕是不責人曰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中庸亦只說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管他如子弟不才吾所合責則須責之豈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謂之薄者隨材責任而已耳何至舉而棄之

學者問忠恕一理却似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來

葉味道問大學所藏乎身不恕恕字還就接物上說如何文公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僞到得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及物又曰盡已不說是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爲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

劉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至

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
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
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
不足處說

或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
道忠恕正是學者着力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爲下工夫

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又說道
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

指事上說

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
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
是自誠而明意思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出周禮疏
忠信實理也忠恕是工夫

或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
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
箇物裏面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之於天下一箇
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
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問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恕
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
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之仁便
是聖人之恕

范忠宣公曰以恕已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
已之心愛人方無病蓋恕是箇推出去的今收入
來做恕已便成忽略了

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貫通是恕也又曰一
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言謂仁義亦得蓋仁
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

異文公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明道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伊川謂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明道之言周於事物之理須
恁地圓轉伊川之說嚴故截然方正

乾之忠信是專在已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
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
之意須是見得才能恁地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性把捉有持守的意思
又曰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

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

忠信是一事但以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

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若不是恕去推那
愛那愛也不能及物

述忠與信對忠是理信是事忠與恕對忠是
存恕是發道理本自內而貫外工夫則由麓
以及精學者未識得忠且從事於信與恕斯
得之信與恕亦不是兩物信是實實底恕恕
便是信工夫至於功深力到則一貫之道可

默識矣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六

陰陽造化

風雨霜雪雷
電日星附

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
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
是爲四月陽生既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
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則陽勝陰無物不然
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皆然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
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橫渠云爲雨爲雲爲雷爲風皆以陰陽之氣言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戾氣飛雹之類噎霾黃霧之屬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雨穢濁成青黑色

雷雖是氣但有氣便有形蝮螫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彩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烝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烝鬱而成非必龍爲之也

雪花所以六出者蓋只是霰猛風拍開成稜辨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日月交蝕日月外影金水內影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載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三小盡則初二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故見其盈虧或云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壁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月在

西近一遠三是之謂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酉月
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
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中則月在天中日
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
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
地之光皆受日光也自十六日月生魄之後其光
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杳
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蝕在日
之後則無蝕謂之晦朔則日月相竝又問月蝕如
何曰至明中有暗虛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
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
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蝕矣

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此亦天之樞紐北
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
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
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
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向外去又一
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
四件辰是那天上分爲十二路底卽十二辰辰天
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如日月宿於角幾

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日月所會為辰

南極見者人壽是南邊自有箇老人星南極不見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

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

西見

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

陳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如何曰橫

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

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

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

每日比天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

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

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

一日一夜比天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

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

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

行却得其正故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

此因讀月令日窮于次疏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

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三百字說得

天之大體亦好前漢律曆志說道理處多不及東

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曰未便
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數用度筭方知

述陰陽升降之氣相勝之理風雨露雷之類
日月左旋之說皆可謂明盡矣而二曜交蝕
星宿躔度雖諸家紛然其詞仍當以此為正
若中星之差至今益甚將何以攷定之似不
容緩也

五行氣運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
亥之月為正直是無謂

問忠質文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
此理忠只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
質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
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以前事
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
否相克否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
火德繼之是如何曰或謂秦是適然事亦有適然
相符合者如本朝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即是
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乃與高祖赤帝子一
般

述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攷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向歆父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夫帝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耶堯舜之遜讓湯武之應天順人何有一毫私意行於其間而以相勝爲言豈不謬哉相生之說雖頗近之而以漢德之火承周德之木置秦水於閏位亦牽合求通而非自然卽如漢之興都一也見神母之祥者則以

爲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爲土德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爲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又有因之爲知來之說者則自緯始緯謂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得間氣而生者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其言尤誕漢儒皆謂孔氏語何謬也自有緯而洛下閎始造大初曆有平帝以三七轉厄光武以四七中興之

說然王湜作太乙肘後而推羿浞以來九世
驗舜以來八世不驗是太初亦不知天道也
唐王勃又造千歲曆言唐得土運宜承漢統
其世當五十其年當千而後張說作開元曆
皆勃旨然唐數當千而不千亦不合是唐曆
亦不知天道也大抵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
柔陰陽五行豈無前識而數不可泥理則可
憑惡足以氣運定脩短哉

律曆

文公曰中氣只在本月若躋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
當置閏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羽屬水
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
二律是變宮止六十調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凡於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
蜀公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爲
宮則君臣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
公於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

說律數亦好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
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通之却生變律

禮記註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

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相勝者是春庚辛日秋甲乙
日溫公潛虛亦是知此

古今曆象只推筭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

絲宮而竹羽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顛頭四分曆劉歆欲
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
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卽

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
節三百六十數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
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
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
古者用濁處多今樂用清處多蔡季通謂今俗樂
黃鍾乃夾鍾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
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才差了些子
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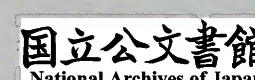
問既有宮商角徵羽而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文公曰
二者是樂之和聲相連接去和去聲

文公曰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自唐以後都
無可攷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
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爲算沈
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通典使
其見之則所論過於范蜀公司馬公遠甚呂伯恭
不喜筆談以爲是皆亂說某與之言是未可恁地
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
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

却又商量

問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曰嘗
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只是無
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皆在

問向見樂書溫公嘗言本朝無徵音文公曰不特本
朝從來無徵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宴樂依
舊有只是無角徵調如今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
宮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
宮聲便謂之宮調若是其中按指處五音依舊都
在如說無徵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不知是如



何其中有箇甚麼欠闕處所以做徵調不成雖徽
宗曾令人硬去做後來只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
舊走了不是不知是如何

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
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太呂爲陰太簇爲陽
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自黃
鍾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旋宮且大呂爲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
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
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
好

述聲氣之原難言也律有律原曆有曆原後
世之所攷者皆其迹耳如云心和則氣和氣
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此律呂之
原也若黃鍾之管或以八寸一分或以三寸
九分或求於黍於尺於斛於錢於駟卒無定
見然則求元聲者當何所取衷哉孟子以故
言性而驗諸千歲之日至曰以利爲本此曆

家之原也帝典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若之言順也不能用天因地揆時敷教
頒諸明堂以爲民極於曆何取焉而况乎推
測之不精失其故常昧其機變如欽若何試
以古今曆言之由黃帝迄秦末凡六改由漢
高祖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末凡十
三改由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
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
其間推驗精密不過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
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
所因者本也我朝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
猶踵授時之數歷今年愈遠而差愈甚或詔
求天下如僧一行郭守敬者任其事而參之
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積筭之士共成一代之
制世道之幸矣若律呂自唐以後都無可攷
其相沿舛謬尤甚今官家名爲大雅者非真
雅樂也天下知曆數者尚多知律音者少放
而求之以復曠古之典是有望於禮樂之君
子

天文地理

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隕然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便陷下惟天運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爲天重濁爲地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度爲辰

問天行健如何文公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

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天轉非自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

問天有幾道文公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止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橫過在那赤道之間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凝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

燦開闢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

中則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爲然如浚儀

古浚儀今祥符

是

也今又不知浚儀果得爲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

爲表曰此須用句股法筭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

中爲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

長而夜短骨里幹國煮羊脾骨熟日已出矣至鐵

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

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女真起處有

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

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爲中則今之襄漢淮

西等處爲近中交會處者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

有變則正是交兵之衝又恐無噍類

放驩兜于崇山或云今之澧州慈利縣

西川人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以後雪不融

日到那裏時過午後陽氣不甚厚所謂漏天處皆

在這裏過那秦鳳去想見寒如峨眉山趙子直常

登上面煮粥硬不熟有箇核子其時有李某者凍

得悶絕了如佛國却暖他靠得崑崙山後四方蠻

夷都不曉事那裏人却理會得一般道理也差異
東南論都必要都建康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壘
則諸要害地盡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
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
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之武昌縣地
勢窄狹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古之武昌亦
是好形勢處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
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功處緣是山高少水患
當時只分遣官屬而無曉事底記述得文字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鄭康成亦誤圭
只是量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夏至後立
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
寸此便是地之中畧長則表影短畧短則表影長
冬至後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不同漢
時陽城是地之中如本朝岳臺是地之中岳臺在
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

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底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
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
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

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
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
爲諸山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
重案

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者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
都建康欲自守莫若都臨安或問江陵曰江陵低
在水中全憑隄被他殺守隄之吏便乖那隄一年
一次築只是土

漢荊州刺史是守襄陽魏晉以後以江陵爲荊州又
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

岳州是雲夢

丹陽屬障故吳地今之丹陽却非古之丹陽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西不
齊整耳某作九江彭蠡禹貢辨大槩見於此禹貢
只說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
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
有數條江在其中

陳安卿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文公曰只是以水驗
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
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畔而行那邊一支去

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
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
僊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
去爲建康

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說是
那氣浮得那地起來這也說得好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
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夔殊何以
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
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上圭測天地之中則

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
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東南流
入中國者爲黃河其三方流者爲弱水黑水之類
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
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
水週流地浮水上水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
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述古今言天地者不一方圓所以言其象玄

朱子語類卷之六
黃所以言其色健順所以言其德覆載生成
所以言其職卑高上下所以言其位動靜闔
闢所以言其機陰陽剛柔輕清重濁所以言
其氣與質也而天以文言地又以理言蓋
天之理微而日月星辰之文則顯地之文顯
而山川脉絡之理則微要之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非可以二物分言之也故曰其爲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測善觀天地者默識其不貳
之大原反身求之崇效卑法則參贊位育之
道在我矣豈徒推步璣衡廣與形勝云乎哉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七

鬼神

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記熟讀便見二
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
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雨露風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
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吾躬此所謂不
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
謂禱之而應祈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
間萬事皆此理但小大精麤之不同耳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
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
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
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

問南軒曰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此語如何文
公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是實道理若無這實
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爲
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理而已
侯氏以德別爲一物便不是又問萬注謂性情功
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又問橫渠謂二氣
之良能何謂良能文公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
能如此

童伯羽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文公曰是
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
之語言動作是魂魄屬神精血是魄魄屬鬼發用
處皆屬神是魂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
記事處是魄人物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漸盛
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定
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少記

性亦是魄不足

人死時魂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
求諸陽灌以求歸陰

陳淳問謝氏歸根之說文公曰歸根本是老氏語畢
竟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影便無
了豈是影歸那月裏去

陳淳問物怪神竅之說如何斷文公曰世俗大抵十
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意多有是非命死
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故依
憑如此然終久亦必消了又有是乍死氣未消盡

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
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爲變便無了如人說神僊
古來神僊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僊如左傳伯有
爲厲此鬼今亦不見又問曰自家道理正則自不
能相干否文公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
能配義便餒了又問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
家精神如何文公曰此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
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入地生出又成
樹子便卽這大樹也

學者問左氏所謂心之精爽是爲魂魄說得是否文

公曰高內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稟得許多氣須有箇盡時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人病將死熱氣上出下體漸冷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於天魄降於地而人死矣所謂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也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則天地之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

又問羊叔子識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

又問知鬼神之情狀何緣知得曰如伯有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又問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論此理則庭前樹木數日春風便開花豈非造化之迹又如雷電風雨皆是也但人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叫則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非理之正耳

又問世人多爲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

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
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朵花豈
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
學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
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
籙大醮不會設他一分齋食盡爲所汚後因爲人
放爆仗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
被爆仗驚散了設醮祭天地山川之神却被小鬼
汚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

周儻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何別文公
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
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
者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
可測知此神之妙用也

學者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文公曰祇字只
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
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

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
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
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

朱子語類通 卷之七
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散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蕭然之氣令人慘愴如漢武帝神君來則風蕭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今祭芻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

學者問子路事鬼神一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而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須盡得這道理無欠缺到那死時乃是盡得生理亦安於死而無媿矣又曰若謂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皆自稟五常性中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

吾順事沒吾寧也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
扇出風便是游氣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鬱鬯
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爲宮則天神
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
他相感格此乃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
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匏巴鼓瑟而流
魚出聽麓者亦存此理又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
人詞與吳詞則自動雖草木亦如此

硬處屬地滋潤精血皆屬水故云人之死有風火先
散而地水後散者必善則不能爲祟蓋陽氣先盡
也若地水先墮而風火未散者必不善則死後爲
祟他看得亦子細又曰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
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爲火運動爲風地水陰
也火風陽也

左氏以爲物生始化爲魄蓋人之始生方是此點精
血之聚爲魄魄旣盛受那陽氣而生魂所以先有
魄後有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亦是如此

魄火也魄水也魂陽也魂陰也魂動而魄靜水一而

火二當使魂守魄以動加靜以火迫水以二養一
魂常養魄使不耗散而水火交此養生之要訣也
今人都是水火不相管攝火動於上水動於下魂
氣既耗盡而魄亦委散矣又曰耳目之精明爲魄
口鼻之噓吸爲魂此語是而未盡看來視聽呼吸
皆是魂魄之發見者其中必有爲之根本坎離是
也魂陽之神也又氣之神魄陰之神也又精之神
陰陽始交天一生水物之始生日魄既生魄暖者
爲魂故魄常爲主爲幹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幹
以爲坐忘立化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流爲骨脈
散爲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其地水火風之說
便是魂魄暖氣屬火轉動屬風

述鬼神之說詳矣大要皆陰陽之氣造化之
迹也凡聖賢之所發明吾人之所當理會者
皆正道之鬼神若不正之氣偶爲怪厲非理
之常固不能害正亦不久自消所以夫子不
語安論其有無哉若南軒說無及著鬼無論
者反爲其所抑掄耳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八

古今人物

問夷惠文公曰伯夷格局高似桡下惠又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泰伯之心卽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竝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

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桡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的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

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爲任得過

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
弓則偏于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
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
脚處所以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
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是湊合得著惟是這
剛毅等人方是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
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而不受又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甚麼樣剛
毅

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
私已不便便不肯做

莊子不知何所傳授却自見得道體盡自孟子之後
荀卿諸公皆不能及如說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
此等議論甚好亦承接孔門之後源流有自來佛
氏之教有說得好處皆出于莊子但其知不至無
細密工夫少間又說得流了所謂賢者過之也

老子之術冲嗇不肯役精神列子平淡疎曠

左氏則三晉之後不知是甚麼人看他說魏畢萬之

後必大如說陳氏代齊之類皆是後來設爲豫定之言

孟子是甚麼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纖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見識便了得他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著脊梁與他做將去始得又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胡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的康節陳安卿曰孟子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嘗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文公曰固是

漢高祖子房英項羽雄

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旣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跡誅極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礪緩急之際尚不

免於退縮况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
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
奴婢之態殊可鄙厭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
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
有生氣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
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者之說孰是曰這是
他們愛去立說都不去考校子細這只緣田單會
守故不柰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
怨潛王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旣殺潛王則人

心自是休了他又怕他三國來分了他底連忙發
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何況田單也
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也自煞費氣力去取
是被他等守後不柰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
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如孟子
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他不過如此舉措他
豈是不要他的但是田單與他相遇智勇相角至
相持三年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被田單使箇
小術數子便乘興殺將去以此見國不可以無人
如齊但有一箇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無人柰他

何

或謂老子之道曹叅文帝用有效王導謝安又做不成如何曰王謝何曾得老子妙處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謝安却較有建立煞有心于中原但也被清虛絆了做不得

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想施展未必得

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龕疎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后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又曰武侯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

問武侯與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武侯事雖未純却是有王者之心文公又謂其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才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措置許多人似先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

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

則其事可見矣

史以陸贄比賈誼誼才高似宜公宜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只爲古今集驗方文公曰此亦未是宜公是處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工通見識高明說治體去處極高但於本領去處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關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爲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及

魏徵作隋史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因攷文中世系舜阮逸龔鼎臣註及南史劉夢得集四書不同殊不可曉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王肅議禮不及鄭玄

退之晚年覺得沒頓身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食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

樂天暮年賣馬遣妾後亦落寞其詩自見

前輩好做詩與僧劉禹錫文集自是一冊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然各家亦被文公說得狼狽文公多只見這般僧人來撞著一箇大顛也是異事人多道被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亦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說得高便道是妙了所以有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體以理自勝之語

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

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他攷禮名數大故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註儘有精力又曰東漢風俗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或謂溫公居洛六年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文公曰那時節不得溫公更自有一場出醜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神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相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如王安石罪既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首却於其死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

當時也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
要好便合當頭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以
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
嘉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某看來天下
事須是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和正君子小人
端的是如何了方好于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
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與伊川爭則曰幾時與他
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
無所不爲便是若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穴胸
斬首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食萬錢日遷九官
亦只是不是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東坡
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
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
是不律東坡雖然疎闊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
子由初上書煞有變法意當時非獨荆公要如此
然諸賢皆有變更意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
氏爲奸程氏以蘇氏爲縱橫只有荆公修仁宗實
錄言老蘇之言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
又曰老蘇辨奸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

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
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
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次
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
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
知也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飲食
亦不知多寡要知卽此便是放心辨奸以此等爲
奸恐不然也老蘇之書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
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曰老態盡
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

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
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盡行所學
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
檢就中如秦少遊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
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
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從遊者從而和之豈不害
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
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陳了翁有濟世之才鄒道卿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
必有可觀

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邳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狼狽但東坡後來見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日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得狼狽遂更不復言兵分明有兩截議論又曰東坡天資高明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當時使虛心屈已煅煉得成甚次第來又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

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廝撥出來耳

文公嘗謂天生人才自足時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知人才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後一旦仁宗皇帝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等流矣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公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爲之用這見文正高處

新法之行那時也是箇合變時節自是王氏行得來
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
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
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別
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
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
故鬼然自守底人

問免歲龜山

一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

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
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

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無補
于事徒爾紛紛或謂大賢出處未可以此議之如
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又曰胡文定公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
止比之極好又曰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不迅速
龜山先生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
來雖見伊川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
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又曰游定夫晚年亦
學禪又曰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

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嘗思之必是程先生當
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獨見上一截少下截下面著
實工夫故流弊必至於此又曰上蔡觀復齋記中
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

尹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箇
不哭底孩兒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
掞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
橫渠康節皆趕不上

某嘗謂明道之言初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之言初
看似未甚好久看方好某作六先生贊伯恭云伊
川贊尤好蓋某是當初先見得箇意思恁地所謂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也被伯
恭看得好

問孫明復如何恁地惡胡安定曰安定較和易明復
却剛勁或曰孫太山也是大故高介文公曰明復
未得爲介石守道却可謂剛介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
進其所得最深然惜其早世其他門人多出四方
仕宦研磨亦少揚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至忠潔公扈從
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僞命又以忠義聞于當世
劉叔道言王介甫之心本欲拯民後來弄壞乃過誤
耳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是不欲活人却
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拯人其
病死非我之罪可乎

劉元城與人相見終坐不肯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
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必傾仄久而不傾仄必
貴人也

劉草堂又云元城極愛說話多言其平生所履行已
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
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
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
耳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用
之何以處也

呂與叔惜乎不壽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
其沉潛縝密可見其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
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矣五福以壽爲先者此也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胡公之言曰當時若能
聽用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

重名亦無殺話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
庇其子至有慎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
出於孫覲人自不信

問蔡京何故得全首領卒移潭州曰當時執政之臣
皆他門下客如吳元忠輩亦其薦引不無牽制處
虜人初一番退時是甚時節臺諫却別不曾理會
得事三五箇月只反倒得京逐數百里慢慢移去
結末方移潭州及到潭州遂死又曰靖康名流多
是蔡京晚來牢籠出來底李伯紀亦所不免如李
泰發是甚次第硬底人亦爲京所羅致他可知矣

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他當時
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
自如可以做事一入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
迄無成功至於扈從以北狩

問章蔡之奸如何曰京之奸惡又過於厚方厚之再
入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厚如學校法
居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
厚曰元長留他時自爲之後京爲相舉皆建明時
論往往歸之至請學時自嘗饅頭其中沒見識士
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

侈無度趙挺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
 後張天覺亦復無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
 終始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源自又
 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
 送朕添支也由是內廷賜予不用金錢雖累鉅萬
 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詩學者曰
 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大煞把做事了文公曰
 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文公又曰
 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
 只是自要尋箇寬闊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
 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又
 曰邵堯夫空中樓閣言看得四通八達

問伊川謂橫渠之言言有過處乃在正蒙莫是以清
 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否曰若論道理惟是
 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
 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

朱子語類卷八
十五
嶺表所作當時竝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
以其間有抵牾處有好誦佛書者致堂因集史傳
中虜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其戲
也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一人以詩嘲之曰早起
朱張餽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備強凡事且從宜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蓋程先生資稟高
潔淨不大段用工夫只恁地後可到若橫渠資稟
則有偏駁夾雜處故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
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不勝精妙

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舍每夜與諸子弟
賓客盤膝環坐至更定而寢率以爲常

胡籍溪人物好沉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
王龜齡學也麓疎只是他天姿高意思誠慤表裏如
一所至州郡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或問周子之學是
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須有所傳授渠是陸
說之壻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說事是箇篤實長厚
底人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耳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值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自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又曰尹和靖才短說不出只緊守伊川

之說

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質鄒道卿陳了翁皆被熏染大片說去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

問延平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答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遠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出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速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去遠處也如此尋常呼童僕呼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呼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也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嘗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杯醉則好馳馬一驟二三十里不

迴後來都收拾得恁地醇粹此所以難及

文公昔嘗參見汪端明見其自少卽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少有能及之者

或問呂頤浩何如人曰這人麓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問趙忠簡鼎張魏公浚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

人才趙公又較縝密無疎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雖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

短慮事疎處多他盡其才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家事輒感憤慷慨者惟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黃蜀人名裳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于和但就和上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老

神和了

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綱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受僞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恤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

中興以來廟堂之上主恢復者前有李忠定公後有張魏公而已

問胡文定公與秦會之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虜欲

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會之千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文定子餽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矣又送白金爲贖如欲論去之人

事既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

名援字公路南
京人清苦之士

汪旣達時

從杲老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南軒見義必爲他便是沒安排周遮要做便做人說道勇他便是勇這便是不可及歎息數聲

慶元丁巳二月曾祖道見文公於考亭因論講學曰向來已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

朱子語類通 卷八
三
斬釘截鐵真箇可疑可問只做一場說話休了
文公問曾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
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完具資
稟粹然却恐現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
某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爲在中之義南軒深以
爲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
爲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
某不及也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潘叔度與呂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
伯恭比卽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斯
爲今世之所無叔度應童子進士科然竟不能隨
世俯仰不肯一日致其身於仕路也自叔度以正
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
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
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東萊聰明看義理都不仔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
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據治字於理爲
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

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籠著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文公問萬人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答曰在都下相處議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却是義襲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己不爲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爲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爲是自以爲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又曰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文公問德粹夜間在庵中作何工夫德粹云先生

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文公曰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文公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象山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

朱子語類卷之八
吾子有之而必彼外鑠以爲本可惜祖道曰此恐
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
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
除不得文公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
人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
不得不任其責者然今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
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時如何對曰此是自家
身上事進取何足議文公曰可便遷入精舍

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
少得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煞朴直嘗過其家頽然
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彭子壽造屋
甚大何必如此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每常嫌
此句過當而今見得亦有此等人向年過江西與
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
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
長何故恁地作怪

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
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
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錦襖後挺

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
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
亦有好處亦不曾載得又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
亦孝友

東萊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
讀書他家這法度却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弄時
文少有如前輩讀書者

王天悅雪夜見邵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豈
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文公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
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
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文公曰此心
固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
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
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
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
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今江
西學者廼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
何道也

述自才德之分也而五臣十亂之才不多見

朱子語類卷之九
於天下自政事文章節義理學之分也而大
聖大賢之作用鮮有聞焉其有聞於當時者
亦各就其所長以成脩齊治平之業或爲名
儒或爲名臣世豈乏人哉要之治本於道道
本於身脩身明道本於學惟學術多岐而古
今人物之不能無醇疵也有由然矣故學者
必以周孔爲宗

朱文公語錄類要述卷之九

君道

舜固是聰明睿智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
人以爲善解合將來

禹所以用於帝者乃所以求蓋父之愆

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
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
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
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

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便各自開去打
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
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
多少快活

問征伐周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文公曰
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
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

黃義剛問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之賢可立何不立
之而必自立何也文公不答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與無德者亡
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
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詠歎泰
伯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

西伯勘黎事難判斷觀勘黎大故迫近紂都了豈有
諸侯臣子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
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勘黎之類
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
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互箇文王說教好看殊
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
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

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一段說得平

文公以答未盡善一段示諸生因問看得如何皆未有所答曾祖道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放桀歸來猶做工夫且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不顯旁求俊乂刻盤銘脩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

拱了且如西旅獻獒費了太保許多氣力以此見得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爲如此文公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

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事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郎當被人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遇天晴光景都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文公曰儘勝但威文

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
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
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
五伯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
不真切與不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之
事也又曰齊威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做
了千般嶢崎所以夫子有正諱之論文公因嘆曰
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高祖三軍縞素爲義帝
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
三老假此爲名因而濟其欲耳

文公嘗說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是
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大故費手問諸生云當劉
項恁地紛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其間當如何是
戰好是不戰好今且做秦是不仁不義可以勝那
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你却如何對副他還是與
他廝殺不與他廝殺你若不與他廝殺被他殺
了若與他廝殺時還是不殺人麼當此時是天理
是人欲恁地看來是未有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
著百端思量與他區處文公次日又言某夜來思
量那高祖其初入關後恁地鎮撫那人民及到灞

上又不入秦府庫收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
項羽王他巴蜀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
出來定三秦已自是侵占別人田地了但是那三
降王不足以王秦他却也是若奪得關中也好住
且閉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也得又去尋得那試
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
過這說話且只依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
得五六十萬兵走去彭城日日去喫酒取那美人
更無理會被項羽來殺得狼狽走湯武便不肯恁
地自此後只是胡做胡殺了胡文定謂惜乎假之
未久而遽歸也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好定是
不肯恁地

陳安卿問正統曰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
是得正統無有正不正乃是隨他做得如何有初
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
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至
始皇平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太
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
方得正統如今本朝至太宗時弭了太原方是得
正統又有無統時如南北三國五代皆天下分裂

不能相君臣此謂無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書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崩而餘則書主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舊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于其下如魏黃初幾年吳黃武幾年蜀建興幾年之類方是安卿問曰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黃義剛問東周及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之正統之餘

否文公曰畢竟周是天子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闕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又曰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爲大綱類墨子又曰文帝天資美若責之行聖人之道則不能武帝病痛多天資高足以有爲合下便得真儒佐之豈不大可觀觀其所爲去秦皇無幾而晚年痛自追悔此亦見得天資高處胡致堂謂他若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乎又曰武帝好揀

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果以此爲恥須脩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
何用駟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

述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又曰君德以剛爲主
可見仁者君之道剛者君之德也易履卦言
履帝位而不疚歸於剛中正光明五字言君
道之備莫尚焉五帝三王而後以此折衷之
思過半矣至于正統羣議紛然惟文公無統
之說與只書甲子附註年號之說雖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近有季漢之書亦朱子黜魏吳

之遺意而漢統益明然自夏商周而後孰有
如我朝驅掃胡塵再闢混沌成大一統者
乎堯舜中天而興此其繼况夏商周且讓步
焉漢唐宋不足言矣

禮制

文公因言漳州夫子廟制夫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
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
西頭排起本是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
位次序都亂了

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琥則以爲祧廟祔

廟只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爲祔廟皆移一匹如農
師之說則是世爲昭穆不定豈得如文王都是穆
武王都是昭如我穆考文王又我昭烈考武王又
如左傳說云文之昭也云武之穆也則昭穆
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多
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
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嘗郊稷嘗東向
稷南向今日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
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卽塑西今旣一

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塑西拜都是相背如此
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人亦席地而坐故
如此飲食爲便如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
於地情文反不相稱又曰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
子膝坐於地這必是古像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
日用常禮庶或饗之如太祖時祭用簠簋籩豆之
外仍設牙盤食用椀碟之類陳於牀這也有意思
到那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
故此等遂廢又曰曩者某人來問白鹿洞書院夫
子廟欲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旣元用

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

問濮議曰歐陽說不是韓公會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於濮安懿王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又曰當時仁宗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又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廼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讀古禮見

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人子其義甚詳

勉齋問古以百步爲畝文公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卽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至英廟疾亟遂迎立籙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爲太上皇耳溫公爲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甚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文公曰夫子得志大槩從周處多

論大成從祀學者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不知何所見而然嘗攷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婦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好大槩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爲猶子

蓋記禮者主喪

服言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可以先生爲猶父矣

漢人謂之

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

今之表啓是下諛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諛其臣

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禮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禮可用婚禮則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符舜功曰去歲初得官欲冠帶叅先生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文公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是出世間法某幼聞劉諫議初仕時常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後又聞李先生云楊龜山初得官時亦冠帶乘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

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晒之要之冠帶爲禮
某在同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
其時坐轎礙後轎頂上添了一圍竹方不礙

問韓文禘祫議說獻懿二祖之事當否文公曰說得
好志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梁武昭王之廟乃唐
之始祖然唐封臯陶爲帝又尊老子爲祖更無理會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
揖在口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
多等類

古人之室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

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

古之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
正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晉元帝拜
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有無與禹貢不
合如何文公曰一代之制大槩是近處
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如禹貢紉金紉絀
之類

問孫宣公力言雙字諡之非不知雙字起於何時曰

諡以尊名節以一惠便是只以一字諡爲惠如雙
字諡自周已是如此如威烈王慎靚王是也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因今百官以
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阜靴乃馬鞋也後世循
襲遂爲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幘頭圓頂軟
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
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
中乃變爲白涼衫
十年間士人皆穿白涼
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

市塵而不征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

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
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
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
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塵者謂收其市地錢蓋
逐末者多則賦其塵以抑之少則不塵而但治以
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
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言異服之類市中惟民乃
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
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
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帝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

惟之類左右各一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之槩也

死諡周道也夏商以上無諡以其號爲諡如堯舜禹看來爲諡也無意義堯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迹今鼎文如獸之迹皆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謂死後而加之諡號看來堯舜禹只是名

問井田阡陌曰商君廢井田開阡陌今人皆謂廢古井田開今阡陌非也阡陌乃是井田中許多溝澮

道路而商君壞去之耳蔡澤傳云廢壞井田决裂阡陌此其證也又云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一箇橫一箇直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只閑在那裏商鞅却破開了開乃開闢之開路鼓在路門外王崩則擊此以傳宣四方肺石其形如肺擊之有聲寃民許擊此石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爲三軍聽他節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郭德元問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于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道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如是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亦得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謂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陳安卿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

爲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切恐諡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了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媯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爲媯姓如鄭之有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氏因以爲族

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出於周公親筆固不可然大綱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會行得盡又曰周禮是一箇草本尚未會行

古者鄉遂之法凡起師徒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

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共只出七十二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

古者王畿之內髣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疏列屋是爲前朝後中圈爲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爲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卿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墻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

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人外面人來皆可如
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
出靖安里賊乘暗殺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
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街邊都
無閒雜買賣污穢雜採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
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
人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
祧文爲穆則死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
爲昭則死後之屬於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

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
地婦人不跪或謂唐武后時方不如此周天元令
命婦爲男子之拜以稱賀及天元薨遂改其制想
史官書之以表其異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深拜頗
合于古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
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至國朝惟植槐楸
鬱然有嚴毅氣象又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嬪引
至殿上故前詩起句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
座引朝儀至敬宗時方罷用小黃門引導至今是

如此

述古今之禮制雖異而因時制宜之理則同
有可用於北而不可用於南有可用於昔而
不可用於今惟變而通之與民宜之而已即
朝廷之大規模亦然制雖有異不害其為理
之同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或損或益亦自其
禮制之可變者言之耳若三綱五常天經地
義其不可得而變者則亘古今合南北一而
已矣

文化甲子 終



